

无能子卷中

其

文王說第一

呂望釣於渭濱西伯將敗筮之其繇曰非能
 非羅天道爾師及敗得望西伯再拜望鈞不
 報西伯拜不止望箕踞笑曰汝何為來哉西
 伯曰殷政荒矣生民荼毒將拯之思得賢
 士望曰殷政自荒生民自荼胡與於汝汝胡
 垢予西伯曰夫聖人不藏用以獨善於己必
 盡智以兼濟萬物豈無是耶望曰夫人與鳥
 獸昆蟲共浮於天地中一炁而已猶乎天下
 城郭屋舍皆峙於空虛者也畫壞城郭屋舍
 其空常空若盡殺人及鳥獸昆蟲其炁常然
 殷政何能荒耶生民何謂荼耶雖然城郭屋
 舍已成不必壞生民已形不必殺予將拯之
 矣乃許西伯同載而歸太顯閻夫私於西伯
 曰公劉后稷之積德累功以及於王王之德
 充乎祖宗矣今三分天下王有其二亦可謂
 隆矣呂望漁者爾王何謂下之甚耶西伯曰
 夫無為之德包襄天地有為之德開物成事
 軒轅陶唐之為天子也以有為之德諂廣成

子於崆峒叩許由於箕山而不獲其一顧矧
 吾之德未迨乎軒堯而卑无為之德乎太顯
 閻天曰如王之說望固无為之德也何謂從
 王之有為耶西伯曰天地无為也日月星辰
 運於晝夜雨露霜雪零於秋冬江河流而不
 息草木生而不止故无為則能無滯若滯於
 有為則不能无為矣呂望聞之知西伯實於
 憂民不利於得殷天下於是乎率與之興周
 焉

首陽子說第二

文王殺武王伐紂滅之伯夷叔齊叩馬諫曰
 父死不葬而起大事動大衆非孝也為臣弑
 君非忠也左右欲兵之武王義而釋之伯夷
 叔齊乃反隱首陽山號首陽子夫天下自然
 之時君臣無分手其間為之君臣以別尊卑
 謂之聖人者以智欺愚也以智欺愚妄也吾
 與汝嘗言之矣妄為君臣之中妄殷有稱妄
 殷之中妄辛有稱妄辛之中妄暴妄虐以充
 妄欲姬發之動亦欲也欲則妄所謂以妄取
 妄者也夫無為則淳正而當天理父子君臣

何有哉有為則嗜欲而亂人性孝不孝忠不
 忠何異哉今汝妄吾之嘗言又以妄說突其
 妄兵是求義聲也以必朽之骨而迎虛聲是
 以風振燭也姬發不兵汝幸也兵之而得義
 聲朽骨何有哉夫龍暴其鱗鳳暴其翼必同
 於漁者弋者悲乎殆非吾之友也夷齊於是
 逃入首陽山罔知所終後人以為餓死

老君說第三

孔子定禮樂明舊章刪詩書修春秋將以正
 人倫之序杜亂臣賊子之心往告於老聃老
 聃曰夫治大國者若烹小鮮躁於刀几則爛
 矣自昔聖人創物立事誘動人情人情失於
 自然而大其性命者紛然矣今汝又文而縟
 之以繁人情情繁則息息則詐詐則益亂
 所謂伐天真而矜己者也天禍必及孔子懼
 然亦不能遂已既而削跡於衛伐樹於宋餓
 於陳蔡圍於匡皇皇汲汲幾於不免孔子顧
 謂顏回曰老聃之言豈是謂乎

孔子說第四

孔子圍於匡七日絃歌不輟乎路曰由閔若

子包周身之防無一朝之患夫子聖人也而
 飢於陳圍於匡何也然而夫子絃歌不輟罔
 有憂色豈有術乎孔子曰由來語汝夫是非
 邪正由乎人厚薄豈乎分通塞存乎時日月
 之照不能免薄蝕之患聖賢之智不能移厚
 薄通塞之數君子能仁於人不能使人仁於
 我我能義於人不能使人義於我匡之圍非
 丘之罪也丘亦不能使之不圍焉然而可圍
 者丘之形骸也丘方惚无形於冲漠淪无情
 於杳冥不知所以憂故偶諧於絃歌爾言未
 幾佳人解去

原憲居陋巷子貢方相魯衛結駟駟訪憲
 焉憲攝弊衣子貢曰夫子病耶憲曰憲聞德
 義不修謂之病無財謂之貧憲貧也非病也
 子貢耻其言終身不敢復見憲仲尼聞之曰
 賜也言失之也夫拘於形者不虛存於心者
 不溥不虛則思之不清不溥則其心不貞賜
 近於驕欲憲近於堅白比之清濁將去幾何

范蠡說第六

范蠡佐越王勾踐滅吳殺夫差與大夫種謀

曰吾聞陰謀人者其禍必復夫姑蘇之滅夫
 差之死由吾與子陰謀也况王之為人也可
 與共患不可共樂且功名遂身退天之理
 也吾將退子其偕乎大夫種曰夫天地之於
 萬物也春生冬殺萬物豈於冬殺而反禍天
 地乎吾聞聖人不貴乎獨善而貴乎除害成
 物苟成於物除害可也是以黃帝殺蚩尤舜
 去四凶我今除吳之亂成越之霸亦成物除
 害爾何禍之復我哉况王方以滅吳得子與
 我必相始終子無遽於退也范蠡曰不然夫
 天地無心且不自宰况宰物乎天地自天地
 萬物自萬物春以和自生冬以寒自殺非天
 地使之然也聖人雖有心其用也體乎天地
 天地雖無心機動則應事迫則順事過則逆
 除害成物無所憎愛故害除而無禍物成而
 無福今王以怨吳之心祿我與子以取其謀
 我與子利其祿而謀吳以滅人為功以報祿
 我者人之姦也自謂天地之生殺聖人之除
 害成物不其欺耶大夫種不悅疑之不決范
 蠡竟辭勾踐泛扁舟於五湖俄而越殺大夫

種

宋玉說第七

屈原仕楚為三閭大夫楚襄王無德佞臣靳
 尚有寵楚國不治屈原憂之諫襄王請斥靳
 高王不聽原極諫其徒宋玉止之曰夫君子
 之心也修乎己不病乎人晦其用不曜於眾
 時來則應物未則濟應時而不謀己濟物而
 不務功是以惠無所歸怨無所集今王方眩
 於佞口酣於亂政楚國之人皆貪靳尚之貴
 而響隨之大夫乃子然挈其忠信而叫譟
 其中言不從國不治徒彰乎彼非我是此賈
 仇而釣禍也原曰吾聞君子處必孝悌仕必
 忠信得其志雖死猶生不得其志雖生猶死
 諫不止靳尚怨之讒於王而逐之原彷徨湘
 濱謂吟悲傷宋玉復喻之曰始大夫子然
 挈忠信而叫譟於羣佞之中王為大夫危之
 而言之舊矣大夫不能從今胡悲耶豈爵祿
 是思國壞是念耶原曰非也悲夫忠信不用
 楚國不治也王曰始大夫以為死者悌忠信
 也又何悲乎且大夫貌容形骸非大夫之有

也美不能醜之醜不能美之長不能短短不能長疆壯不能厄弱之厄弱不能疆壯之病不能排死不能留形骸似乎我者也而我非可專一一身尚若此乃欲使楚人之國由我理亂大夫之感亦甚矣夫君子寄形以處世虛心以應物無邪無正無是非無善無惡無功無罪虛乎心雖桀紂驕師跖非罪也孝乎心雖堯舜愛契非功也則大夫之忠信執尚之邪佞孰分其是非耶無所分別則忠信邪佞一也有所分則分者自妄也而大夫離真以襲妄侍己以黜人不待王之棄逐而大夫自棄矣今求手忠信而得乎忠信而又悲之而不能自止所謂兼失其妄心者也玉聞上達節中守節下失節夫虛其心而遠於有為者達節也存其心而分是非者守節也得其所分又悲而挽之者失節也原不達竟沈汨羅而死

商隱說第八

漢高帝廢於戚姬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盈大臣不能爭呂后危之謀於留侯張良良曰

夫有非常之人然後成非常之事良聞商洛山遁者四人曰夏黃公角里先生東園公綺里季上嘗召不能致今太子實能自卑以求之四人且來來而賓太子此善助也呂后如良計遣呂澤迎之四人始恥之既而相謂曰劉季大度又知所以高我求我不得慙己而已矣呂雉女子性復慘忍其子盈不立必迫於危危而求我安危下於我也求我不得已加禍於我姑俞之可也乃來一日偕太子進高祖見而問之四人咸自名帝愕然曰吾嘗求之而不從吾何謂從太子四人曰陛下慢人我義不受辱太子尊人我即以賓游帝謝之指謂戚姬曰太子羽翼成矣不可搖也呂后德之將尊爵之四人相謂曰我之來遠禍也非欲於心也盈立則如意熱呂雉得志則戚姬死今我懼禍成盈而敗如意歡呂后而愁戚姬所謂廢人而全己殆非殺身成仁者也復將忍恥齎于女子之手以立于廷何異賊人夕人人室得金而矜富者耶乃復商山呂后不能留張良亦悟於是屏氣絕穀而退

居爾

嚴陵說第九

先武微時與嚴陵為布衣之交及即位而陵方釣於富春渚先武思其舊慕其賢躬往聘之陵不從先武曰吾與子交也今吾貴為天子而子猶漁吾為子恥之吾有官爵可以貴子金玉可以富子使子在千萬人上舉動可以移山嶽叱咤可以興雲雨榮宗華族聯公鐘鼓合歌舞身樂於一世名傳於萬祀豈與垂餌終日汨沒無聞較其并沈榮辱哉可為從於我也陵笑曰始吾交子之日而子修志意樂貧賤似有可取者今乃誇訥眩惑妄人也夫四海之內自古以為至廣大也十分之中山嶽江海有其半蠻夷戎狄有其三中國所有一二而已背叛侵凌征伐戰爭未嘗怙息夫中國天子之貴在十分天下一二分中征伐戰爭之內自尊者爾夫所謂貴且尊者不過於一二分中徇喜怒專生殺而已不過一二分中擇土木以廣宮室集繒帛珍寶以

繁車服殺牛羊種百穀以美飲食列姝麗敲金石以悅視聽而已嗜欲未厭老至而死豈肌委於螻蟻腐骨淪於土壤匹夫匹婦一也天子之貴何有哉所謂貴我以官爵者吾知之矣自古帝王與公侯卿大夫之號皆聖人疆名以等差貴賤而誘愚人爾且子今之帝王之身昔之布衣之身也今人雖帝子而子自視之何異於昔蓋以誘我於疆名而使子悅而誇咤也今又欲以疆名公侯卿大夫誘我非愚我耶夫疆名者眾人皆能為之我苟悅此當自疆名曰公侯卿大夫可矣何須子之疆名哉子必曰官爵者以其富貴其身也官爵實疆名也自我則有富貴之實不自我則富貴何有哉夫所謂官爵富貴者亦不過於幾冠鳴玉駟前殿後坐大厦被鮮服耳倦絲竹口飲椒蘭皆子所誘我之說而已子所誘我者不過充欲之物而已夫車馬代勞也騏驎款段一也屋宇庇風雨也丹墀蓬茅一也衣服蔽形也綺紵韋布一也食粒却饑也椒蘭藜藿一也况吾汨乎太虛咀乎太和動

靜不作陰陽同波今方自忘其姓氏自委其行止操竿投縷泛然如寄又何暇枯其肢體愁其精神貪乎疆名而充乎妄欲哉且玉莽更始之有天下與子之有天下何異哉同乎求為中國所尊者爾豈憂天下者耶今子戰爭殺戮不知紀極盡人之性命得己之所欲仁者不忍言也而子不恥反以我漁為恥耶光武慙於是不敢臣陵焉

孫登說第十

孫登先生隱蘇門山嵇康慕而往見之曰康聞蜉蝣不能知龜齡燕雀不能與鴻期康之心實不足以納真誨然而日月之照何限乎康莊境埵雨露之潤罔擇乎蘭蓀蕭艾先生理身固命之餘願以及康俾康超乎有涯遊乎無垠登久而應之曰夫杳杳冥冥有精非精渾渾渾渾有神非神精神甚真離之不分留之不存孰謂固命孰謂理身孰為有涯孰為無垠然而虛无之中綿綿相循出入無跡為天地之根知之者明得之者尊凡汝所論未窺其門吾聞諸老聃曰良賈深藏若虛君

子盛德容貌若愚且夫蚌以珠剖象以齒焚蘭煎以膏翠拔以文常人所知也汝有藻飾之才亡冥濛之機如執明燭煌煌光輝穹蒼所惡也吾嘗得汝胎山巨源絕交書其間二大不可七不堪皆矜己疵物之說時之所惜也夫虛其中者朝市不喧欲其中者巖谷不幽仕不能奪汝之情處不能濟汝之和仕不累不仕則已而又絕人之交增以矜己疵物之說嗥噪於塵世之中而欲探乎永生可謂惡影而走於日中者也何足聞吾之誨哉康眩然如醒後果以刑死

无能子卷中